

虞山書院志卷之二

毘陵孫慎行聞斯甫裁閱

雲間張 鶴世調甫叅閱

俞汝楫仲濟甫

邑人孫 森子桑甫

翁應祥兆吉甫

張大受君可甫

顧 炳明夫甫

顧應璠子孚甫

顧三錫純伯甫

瞿式耜起田甫同校閱

嚴 柟棟孺甫校梓

先賢志

張鶴曰地之靈氣千年一洩而其間爲明道之人然人實有靈不倚地而生也而人之靈亦可傳亦不可傳如謂不可傳經書論述備矣如可傳也大聖大賢其接踵于此地也耶夫倚地而靈雖千年一洩可也不倚地而靈

則日日其常新矣人能識得日日常新之體則游戲咏歸便是活曾點陋巷靜坐便是活顏回若夫明禮以立本絃歌以用世則又儼然言氏子再來矣人之靈靈地地之靈不能靈人各各自取心靈莫向海虞地靈尋討嗟乎末世埋沒知見不能明了自心則有言子論述在非傳言子實傳吾心吾心若靈旦暮言子只此論述哀輯便能再闢虞山靈氣矣志先賢

言子文學錄

後學梁溪侯先春輯錄瀛海耿 橘選註

虞山陸化熙叅錄

徐待任

吳汝第

錢謙益

瞿純仁

許士柔

徐濟忠同叅註

魯論文學子游

道之昭示謂之文如六經是也

見文學即道學也子游在聖門為文學之選而治邑則曰學道教人則曰有本夫夫之所以為文者可知已傳稱孔子筆削魯史遊夏不能贊一詞可見刪述之日二子贊襄之功居多也如禮記亦多出子游之筆今雖不可悉考然在聖門必非無謂而稱矣噫六經一也上知學之得其道中知學之得其文字

魯論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敬者養之真意記曰君子生則

敬養死則敬享又曰行父母之遺體敢弗敬乎犬馬皆能養其所生但不能敬耳若能養而不能敬則人與犬馬何別坊記曰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乎義與此通

魯論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

楊氏曰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朱子曰持身以滅明

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史記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今姑蘇有澹臺湖豈嘗因子游而南遊與

魯論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詩歌詩也古人學

琴瑟所以和順性情而即于道也子游以生平所學而施之于政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非第富強之粗而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人之有道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愛人易使在其中矣古帝王以道覺人形而為詩

宣而為聲道之府也所以後之學道者必于是而學焉自然有所興起成就而隨分以盡倫矣

蓋孔子教門弟子必以學詩為先而自言亦曰好古敏求子游乃以教武城之人所以有割雞

之戲也後之讀詩者第目為干祿求進之具絃歌風泯而藝倫攸斲教學非其學政亦非其政矣

魯論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人

者主于義數則義可止而不止故踈辱及之諫義也不數亦義也孟子曰退以義

魯論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

曰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仁人心也初非難能為難能便是未仁

魯論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辟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愚謂知得所以然而然

之則本在是已方可做灑掃應對事方是有本之學必有本而後末不徒也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正謂此爾子夏之言自是好聽若從

之為學譬如種樹可以先種其枝葉矣孔子曰商也不及蓋謂此與于此見子游真得孔子之學

魯論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哀哀不徒在心也或見于聲音

或見于容體或見于飲食居處衣服一有不盡即不可謂致止者毀不滅性也觀下文二十七章及子游喪夫子之事則其所謂致哀者可知已

禮記公儀仲子之喪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

檀弓免焉

檀弓魯之知禮者免音問五世祖免朋友死于他邦而無主亦為之免仲子喪非其主故為此禮以譏之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素

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

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

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適子歿立適孫為後禮之經也文王微子

或處其權耳子游之問疑其非禮也

禮記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

庶子生母歿又庶母養之

謂慈母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

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

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歿也公弗忍也欲喪之

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

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

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

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

自魯昭公始也子游故疑喪慈母之非也

禮記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

有亡惡乎齊子游意謂有者何若無者何若欲齊之以差等也夫子曰

有亡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還旋也歛畢即葬也懸

棺而封懸繩而下之人豈有非之者哉

家語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

哭不盡聲而退以主人不哀故變禮示譏蘧伯玉請曰衛鄙

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

霤而浴掘坎室中架牀于上毀竈而綴足以毀竈之

壁連綴尸足令之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

宗廟也生時出行則為壇弊告行神告竟車躐

行壇上而由其行神之位正在廟門之西今毀

廟墻而由壇以出則亦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

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

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衛俗朴野夫子故以質從

事然子游不求變俗之意自好

家語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

襄仲卒

卒于齊地

壬午猶繹

明日復祭謂之繹

子游以問孔

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子游故疑繹之非禮也

家語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于孔子

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

子游意亦可除衰矣

孔子曰

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練小祥也練服黃裏縗緣謂之中衣

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後止除首之麻經

家語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計于諸侯孔子

既致仕而往吊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

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

疑其非禮也

孔子曰主人

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也

子游與魯子子夏並吊而禮異蓋本

此于

家語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

問于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

加于人一等矣

禫祭名服既闋也子游過禮之譏亦致哀而止之意

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吊子游問于孔



子曰禮乎夫子不荅俟其悟也他日又問疑未釋也子曰

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羔裘玄冠

朝服也不以吊始死又不可用弔服故須以別服易之

家語原思言于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

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

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

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也曾子疑殷道之非子游問于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

乎以死道待之不仁忘其親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

以生道待之不知惑于鬼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

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

成漆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

無篋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非死之也哀哉死者而

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也殷周皆非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葬者塗車以泥為車芻靈自

古有之夏已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于喪孔子

曰為芻靈者善矣明器之道也為偶者不仁不殆于

用人乎子游但以為無益夫子有深憂焉已知後世必有以人殉矣

禮記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

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罪而去

則廟主雖存不得于廟行祭禮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但稱子某不身没而已庶

身死其子即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

可稱孝也也若順也子游以禮教人故其徒能不失禮

禮記曾子弔於負夏地衛主人既祖填音奠將葬

祖廟之中庭而後行也池音撤撤推柩而反之

受弔也降婦人而后行禮至明日復還柩向

外降婦人於階而行遣奠之禮柩之遷而復從

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將行且胡為其

不可以反宿也謂未是實行故從者又問諸子

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始死在西室牖下

中弗忍小斂于戶內衣十大斂于阼未忍離主

稱大夫五十稱殯于客位殯三日主人奉尸入棺

稱士三十稱祖于庭即祖塋於墓所以即遠也故

喪事有進而無退子游此數言喪禮大意了然在目曾子聞之

曰多矣乎予出租者多過也予與也悔其與出且反宿之過也君子不奪

人之喪柩既出而奪于曾子之弔竟以復反過矣然聞子游之言而即悔此其所以為曾子也

禮記曾子襲裘而弔朝服而加經又掩其上服子游禴裘而

弔羔裘緇衣袒去上服露禴衣始或主人未變服尚從吉也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禴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袒去上衣也婦人不袒則發胸擊心括髮

親始歛子去吉冠猶有笄縱小斂去笄縱服素冠斂畢去素冠而以麻束之謂之括髮至是則

主人純用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

我過矣夫夫是也子游聞夫子之言便能推而行之其才大過人矣曾子之

所以魯也

禮記司寇惠子之喪衛將軍文子子游為之麻

衰牡麻經惠子廢適立庶故以此服譏文子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

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不

客位以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

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禮之正也子游

趨而就客位

臣位客位皆在門東客位近北臣位近南主人未成服弔者尚不經

柰何為之成服且子游來弔之賓也非文氏之族柰何而就臣位一時舉動真足以奪人之氣

蓋文子廢嫡立庶滅禮之大經非子游其孰能為之反正而不外一禮節間得之可謂有大過

人之才矣橋嘗謂子游此一

禮記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

人深衣練冠

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半吉半凶之服也深衣之制衣與裳不殊裳十

二幅短毋見膚長無被土吉凶可以通用練冠小祥練服之冠

垂涕洟

哀未忘而時已過故不哭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

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凡喪服未

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除喪而吊除喪而受弔皆禮所未有當是時主人衰麻哭踊非不

至戚也然與不除喪無辨矣禮主辨辨則禮不辨則非禮文氏子能以義起故子游善之

禮記叔孫武叔之母歿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

袒且披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袒括髮當在小斂後尸未出戶

前不當在尸出戶後子游曰知禮嗤之也

禮記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問音問失位曰

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歿欲速朽有子曰是非

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

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

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即桓三年

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孟僖子之子失位去魯後復反也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復位也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之魯于此益見

**禮記**公叔木音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衛公叔文子之

子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

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

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齊衰非禮也無父同居服期故

其子服大功禮也子游是子夏非

**禮記**小斂之奠子游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

斂斯席矣大斂奠宜西方小斂奠宜東方萬物生于東死于西于東方未忍死其親

也小斂奠無席大斂奠則有席此亦曾子之非

**禮記**司士賁告于子游子游曰請襲于牀禮也子游曰

諾縣子聞之曰名瑣魯人有知禮稱汰哉叔氏專以禮許

人禮將歿廢牀置于地奠復生也始歿遷尸于牀覆用歛衾去歿衣禮也襲于地襲矣世俗之失子游亟正之

禮記衛司徒敬子歿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禮記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殺其過也有以

故興物者致其不及也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悅尚未暢陶斯咏咏斯

猶味歌不足漸至動體猶斯舞舞斯愠樂極無節則轉生悲愠斯戚

戚斯嘆嘆斯碎心撫碎斯踊矣人之真情有至也品節

斯斯之謂禮無品節斯但是情有品節斯即是禮喪之踊亦因人情而為之品節

也伯母叔母踊不絕地姑姊妹則絕地婦人爵踊不離地跛者不踊則稽顙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無算者人

情有算者品節人歿則惡之矣亦人無能也

則倍之矣亦人情也是故制絞衾以飾體設萎以飾

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也遣奠而

行之既葬而食之

虞祭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

此皆以故與物也如

踊可去則衾妻祭奠皆可去矣

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

訾也

妄譏曰訾此章見子游洞悉禮意詞更精絕真是有德之言

禮記有若之喪悼公吊焉子游擯由左

由左則公在右

為尊在朝擯由右尊君命也子游達禮之意則隨地可以義起矣

禮記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

此章不可悉考

禮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

襲于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亦不可

悉考然在子游皆所以致其哀而非徒文具也

家語邾人子蒲卒哭之呼滅

滅子蒲之名復則呼名哭而呼名非

也禮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

者聞之遂改之

禮記以此為子臯之言未知孰是

禮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

不徧也

周流無不徧是此章大意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

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

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敬恭禮皆美德不中禮則過矣子曰給

奪慈仁給乃足恭巧言今色之人故謂奪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

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亦是

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

此中二字甚有味子貢蓋得聞性天者子曰禮乎禮禮乎有體夫

禮所以制中也中者未發之體禮其用也體爲用用制體所謂禮乎禮也子

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此中無形而不能不發爲好惡之用如喜怒哀樂是也所以統此惡而全此好者必于禮而得

之言游蓋聞性天子而能見之于行者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

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饋奠之禮所以仁歿喪也射鄉兼鄉射鄉之飲酒而言

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精神

流貫之謂仁槩舉五者而幽明子曰明乎郊社

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乎者明乎

所以仁者也若猶未仁則是未明明是故以之則仁仁則國治舉二則五者俱該矣

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

三族父母妻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

之義



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

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與作堂室不亂量鼎得其象

如圓象天方象地之類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

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在官言官在府言府

官得其體職守各明政事得其施大政大加于身而

錯于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一言一動各宜此皆明乎郊社嘗禘之禮

而得所以仁鬼神昭穆成喪鄉黨賓客之實也子曰禮者何也即事

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

猶瞽之無相與佺佺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

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

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一身亂則事皆亂而國隨之矣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

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

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

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

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

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于衆

也祖親也祖洽精神流貫之意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

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吉凶軍賓嘉合大饗之四為九天子

饗同姓饗異姓饗功臣

荀知此矣雖在畎畝之

中事之

禮惟其治不惟其文畎畝朝廷聖人已

兩君相見南入門入門而縣興

鍾鼓揖讓而升

堂

酌獻酬酢皆升堂之事

升堂而樂闕

升堂既畢而後樂闕下二句乃升堂

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禹樂籥舞所執者吹武

舞夏五言之也六代之樂古人嘗兼用之

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

知所以仁賓客者謂精神周到也

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

御車則緩急有節

采齊樂章鸞聲與之協和也三句言賓之有禮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振

鸞皆樂章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

章內多言樂而曰無物不

在禮者樂所以成禮也

入門而金作

即上文

示情也

喜見之情

升歌清廟

以樂

示德也

文之

下而管象

以聲示

事也

禹武王之敬事

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示而已

賓主相見酬酢送迎皆以禮樂示意得其意則各不待言

矣故聽其樂見其禮而可知其仁也

子曰禮也

者理也

條理

樂也者節也

節此

君子無理不動

無節不作

是節作正

不能詩於禮繆

詩樂章古人之條理在焉

繆背不能樂於禮素鍾鼓之音羽籥之美薄於

德於禮虛有此中之謂德是禮之本也至此子

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此喚醒

今日便做這個人無容委避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

與夔典樂有一足之名此子貢方人之故態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

也子貢為今之人而不肯承當故再言古之人以儆之達于禮而不達于

樂謂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夫夔達

于樂而不達于禮是以傳于此名也一足名古之

人也又言古之人者所以深儆子貢也子張問政子張又不自

蓋即所聞政事得其施而有疑也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

明于禮樂明于禮樂之所以然則其人在矣舉而錯之而已即

文所謂行之也子張復問不知禮樂之子曰師爾以為

必鋪几席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

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

而履之言出而人遵之禮也行而樂之行出而人悅之樂也君

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德言

履德行故人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行是也行非但政事即食息起居皆行也力此二者所

禮記卷之二十三

謂舉而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

錯之也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

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室有奧尊者所處

席則有上下或上南或上西車則有左右尚左行則有隨

父之齒隨行立則有序尊卑長幼古之義也室而無

奧阼則亂于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

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

塗也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

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禮之一塗周流徧徹之道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

夫子昭然若發矇矣按此章子貢此中之問豈非窺見禮之大原者乃夫子言之至于行之在其人正反求其本之一會也

也夔窮之問可謂切問近思乎子張徒求之政事又復疑焉猶未免于務外惟言游一問昂然

具有行禮本領而夫子之答亦疊疊而不倦以之治國真有如指諸掌者

武城絃歌之治豈徒然哉

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祭名賓贊禮之人也事畢出

遊於觀之上觀門闕也懸國喟然而嘆仲尼之

嘆益嘆魯也睹魯命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

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堯舜與三代之英禹湯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傳選賢與能賢者為君能者為臣講信信真心也講之則

修睦睦和氣也修之則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

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無彼我無親疎無有餘

而無其制也同蓋有禮之意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子傳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君傳子則公卿大夫士皆傳子矣貨力為已公君

有分卿大夫士各大人有爵位者世父子及兄弟

以為禮主鬯臨民有一定之統系此宗子之法

宗于城郭溝池以為固各守禮義以為紀禮者

也天下之具義所以宜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寵

也勇強于知禮者以功為已治平之功故謀用是作

而兵由此起以戡壞禮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謹

下文五事禮者義以著其義昭事勢以考其信信仁讓之綱也

成人心 著有過 刑仁 無講讓 發動

之真 示民有常 使各得其 如有不由此者 廢禮

在執者去衆以為殃 天下共黜之 是謂小康 彼

我而咸調于適有親疎而各得其分有有餘不

足而僉安其常所謂康也然必于禮而得之周

因殷殷因夏如是而已或疑大同小康非孔子

之言是不然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亦

非孔子之言耶以蕩蕩難名與孝鬼神力溝洫

之事相提而論得無殊耶然則孟子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言非矣曰先天者天弗

違後天者奉天時皆天乎大小辨于其間矣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 賴于天下全 孔子

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奉天道

謂天何謂道吾心是也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殺于地 殺音 列于鬼神達

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詳見下文 故聖人以禮示之

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

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

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商易首坤 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 古人治曆必本諸易二書皆曆

數之書而則天道授民時稼穡

四十五

代之政實具于此故二初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者

禮之所始始諸飲食人生而知飲食乃情之始禮

由來也其燔黍捭豚捭音百折而燔之也汗尊掘坎以

而抔飲日抔蕢桴為椎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

敬于鬼神言事鬼神之禮必以及其歿也升屋

而號告曰臯某復臯號聲也然後飯腥以生米而苴

孰孰與熟同故天望而地藏也望則招魂體

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歿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

其初初者天道之自然言事昔者先王未有宮

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艸木

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

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飲食成范金鑄

器合土為陶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裹而以

燔加于以亨亨音烹以炙貫而置以為醴酪治

其麻絲以為布帛自范金至此以養生送歿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飲食之制與

然先王不過故玄酒在室水也尚醴酸在戶粢

醲在堂澄酒在下皆酒也周禮醴齊醢齊

承而行之爾故玄酒在室質也尚醴酸在戶粢

醲在堂澄酒在下皆酒也周禮醴齊醢齊

蓋齊醲齊沈齊是也陳其犧

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

是禮以下以降上神即上帝與其先祖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君在

人在是謂承天之祜祭之日君臣上下父子兄

酬共致孝饗無有一人越軼于其間者鬼饗人

欽幽明咸得其理天道于是承天祜即于是承

矣作其祝號神號鬼號祗號牲號齋號幣號凡

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時腥其俎殺牲後孰

其殺薦熟也與其越席蒲席也疏布以纂覆尊也衣其

澣帛祭服醴醖以獻薦血腥用醴薦熟用醖蓋酒

薦其燔炙主人獻尸賓長以炙用從君與夫人

交獻一君獻二夫人獻三君以嘉魂魄嘉與也

考必嘉而與之是謂合莫莫幽冥也言生者

者之魂魄也此即降上然後退而合享音體其

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熟以為衆俎用

兄弟祝以孝告告神嘏以慈告告主人是謂大祥神

先下君臣父子兄弟此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

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不君吾舍魯何適矣魯之

周禮大壞



郊禘以諸侯僭祭天子之祭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

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君臣之分祝嘏祝于始莫

敢易其常古千古之常道是謂大假假與格同大格

也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上慢禮而僅非禮

也是謂幽國暗昧不明酸酸及尸君酸夏爵

之用非禮也是謂僭君僭禮冕弁朝服兵革國君

藏于私家大夫之家非禮也是謂脅君見脅于強大

夫具官祭噐不假聲樂皆具惟公孤非禮也是

謂亂國強臣壞禮亂紀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

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期期以衰

裳入朝上陵與家僕雜居齊齒下替非禮也是謂君

與臣同國臣僕強橫與君無異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謂族衆子孫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

其子孫是謂制度皆以世及之故天子適諸侯

必舍去聲其祖廟舍寓也廟而不以禮藉入太史

簡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

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諱無禮而行故禮者

是戲諱也

君之大柄也

天下大器禮其柄也

所以別嫌

嫌疑之際明

微

微暖之間

儼鬼神

以賓禮交

考制度別仁義

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

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

常而禮無列

無上下之列也政禮無列則士不

事也

事也

不修其職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藏猶安也

是故夫政必本

於天

殺音效

以降命

法天道以示人君令即天命矣此有郊祭之禮與夏時坤乾

周易之道在

命降於社之謂殺地

社祭后土也以祈報法地之政即

在其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仁率親義率祖有恩有斷以育以正

於山川之謂興作

山川材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中雷門戶之屬各盡其制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不悖于天地無

疑于鬼神政

故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治

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所存謂天地鬼神之物是也處置

得宜禮之所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所樂謂天地鬼神之理即

其處所存者是也玩而樂之民之所

故天生時

四時

而地生財

百物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

君以正用之

順天之時因地之利養民之生修道之教皆先自正而後施之于政

處存玩樂于是乎在故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

明也明讀為明則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

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

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

定故人皆愛其死不敢自陷而患其生患其不能全盡

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

之仁去其貪禮達分定則知勇仁皆可用而詐怒貪無所施矣故國有

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分定故也

變與辨同猶正也以上皆因魯國之非而言其情戚其辭危矣故聖人此下方

禮耐以天下為一家耐讀作能以中國為一人非意

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意辟與關同明于其利達于

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

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

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義者情之正也七情流行于父子兄弟夫婦長

禮

幼君臣之間不失其正者便是義至于飲食男

信且睦且讓乃修義之效而禮之治也

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始諸飲食以人之大欲飲食為首也

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七情皆心

之端惟欲惡為大欲惡者七情之二府也曾子作大學全在好惡着力子游仲尼燕居之問亦

于好惡求之皆此意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

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以當窮之舍禮何以

哉上文辟義以治情故人者人便指吾人之身

非身也其天地之德天覆地載而所陰陽之交

陽變陰化而所鬼神之會鬼散神聚而所五行

之秀氣也五行各一其氣而五故天秉陽垂日

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

生也四序順和日行循軌是以三五而盈三五

而闕無朧胸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

二月還相為本也火旺則木廢火竭木也而木

實生火木為火本也四時十皆然五聲六律十二管侯氣還相為宮也宮主

二管更迭為主如黃鐘為宮則林酸醎甘為五味十二食還相為質也質亦主也

加滑為六和五色六章青赤黃白黑為

而六和皆相為用五色六章五色并天玄為

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十二月所衣如春青夏朱而餘色間雜之○氣

行于天為行質具于地為聲為味為色于故入者天地之心也此言大有

提醒天覆地載我于中間便是其心我之所以為我者豈眇小哉五行之端也

端正也人得五行之正氣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

作則為法以必以天地為本則天時因地利以

陰陽為端闔闢弛張取正以四時為柄藏操柄

于四時不以日星為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月

以為量隨十二月為限鬼神以為徒精神與鬼

徒侶之五行以為質取質于五行而不相依然

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常人一切日用皆依乎

義為器天下之長器也以人情為田千古之美

田也天地陰陽四時日月鬼神五行皆治天下

者所必資而本即器之本端即器之端柄即器

之柄紀量徒質皆器之紀量徒質語曰工善事

者先利器有器若四靈以為畜也聖王有作直

此其利莫當矣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情之正以四時

為柄故事可勸也時至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

也列為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藝業鬼神以為

徒故事可守也通幽明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

也循環之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

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與室也安之也四靈以為

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四靈必時和年豐而後至四靈既至則其屬無不

至者祭祀燕饗有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泔泔音審驚散之貌鳳以為

畜故鳥不獮獮音聿驚飛之貌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音

血驚走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

秉著龜筮十日列祭祀瘞埋血繒帛宣祝嘏辭說設

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國有典禮則官

有定守事有專職禮行于上其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人本

非天子不得祭帝則天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

也天下貨財皆生于地天子祭后土則祖廟所

以本仁也親親仁也無貴賤一者也天子祭祖

在是山川所以儼鬼神也山林川谷丘陵陵能出

矣有鬼神天子巡狩祭山川則五祀所以本事也

夫人居身利用無不資于司命中雷門戶竈者

祭之則天下知重其事而日用之間皆有所本

矣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皆所以相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侑所以贊威儀者皆在左右

皆以禮相王者王中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王身在中居相之中居

止言動一聽于禮王心夫何為哉惟守其至正之天而已矣心本至正無為便是守之之法雖

義無不修而禮無不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治實未嘗有所為也

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

慈服焉脫山川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皆禮達于

下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

藏去聲也義所以宜此禮也故是故夫禮必本于

大一一本體之本與本始之本不同大一猶言至一指天地之本體而言也子思所謂其

為物不二者是也人實有心莫于分而為天地

高遠處求大一則禮之本體得矣以道轉而為陰陽以氣變而為四時氣之列而

為鬼神氣之靈也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命令也官至也人君

以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道制為夫禮必本于

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其

居人也曰養居止也安也因人情而為其行之

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皆居人

故禮義也者言禮則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

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大道之行只在講信

修睦禮義為紀亦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

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惟聖人

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

去其禮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

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

情重在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

安之種耨聚安總以畢耕之事陳義講學本仁播樂總以畢修禮之事章內始言義信仁

讓為謹禮中言義信睦讓為禮治終言義學仁樂為修禮一禮而天下之道盡矣故禮

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

講于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

之者尊禮期于順而其所以順者仁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

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

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

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

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

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視聽言動皆禮膚革充盈人之肥

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視聽言動皆禮膚革充盈人之肥



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  
 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  
 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  
 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不  
 于人情常故事大積焉而不死死膠滯也並行而不繆  
 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至幽而能達茂而有間至密而條理不  
 紊連而不相及也連合而分各得動而不相害也衆動而一  
 無此順之至也皆以事言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

不順即危夫大順之極僅得不危耳禹湯文武周公之謹于禮亦謹其危幾也故禮之

不同也有貴賤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

也天下至危者無過人情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

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順其高下之性不使之困敝用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

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

凰麒麟皆在郊概即數也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

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無相則是無故先王能

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而修禮者達之無不實故無

不故此順之實也無水旱昆蟲之災以下方是

言禮者迨此無餘蘊矣然至順與大同又何以

異哉○此章舊以禮運名篇所重在三代之英

大意惟在奉天道而治人情益禮為之主則若

義若信若睦若讓若仁若樂無非所以全此禮

之用而成至順之休風也其歸宿在無為守正

之心而心原于至一不二之體識其所謂一則

識其所謂心而禮義信睦讓仁樂皆可以不言

而喻矣子游學求有本其在斯與不然洒掃應

對進退亦禮之一事也而胡為少之○玩此章

語意若兼克已復禮行夏之時二章而渾言之

者乃詞有繁簡亦隨記者之筆力爾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夫言至終日其繁可知何克復夏時

數言而外無傳焉如論語子張問政于孔子中

庸哀公問政二章詞豈盡簡哉而柰何有以繁

病此章者多見其不知言也○子游之才顏子

以下未見其匹宜夫子與之極言禮也或者泥

于文學之科而小之夫誠以文學僅博文之謂

哉此章又豈不是約禮工夫必悉錄其嘉言善

行而虛心以求之然後可以尚論古人也

虞山書院志卷之二

言氏宗譜

張鷟曰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者天地間大宗  
派也不待譜而傳也無論六七聖人只此末  
世之人卓然自見本體而能信受者是亦聖  
人之支屬也亦不以譜而傳言氏之系因言  
氏有也譜之可譜者也聖賢脈絡在千萬世  
如人氣血行于一身頂踵髮膚無處不到可  
得謂頂是而踵非膚親而髮疎乎雖謂千萬  
世學道之人盡是言氏曾玄可爾而言氏之

裔居于此地千百年言子之脈絡非第傳于  
 不可知之人而言氏生其鄉習其世之遺能  
 超然風尚而不盡受變于習氣者蓋言子之  
 澤大而遠也夫譜其可譜者以興起其苗裔  
 而繫其卓然信受之人心是信而徵之之道  
 也夫虞山之教大矣慎無據此爲言氏譜焉

言偃

封吳公一世

偲

二世

豐

三世

昊

四世

球

五世

宜

六世

楷

七世

休

八世

以憲

九世

惟精

十世

芑

十一世

謙

十二世

慶

十三世

罕

十四世

敏

十五世

成大

十六世

富王

十七世

績

十八世

豪

十九世

繼祖

二十世

崇武

二十一世

定國

二十二世

琳

二十三世

明問

二十四世

黼

二十五世

旣孝

二十六世

一乘

二十七世

惠

二十八世

學顏

二十九世

正

三十世

之行

三十一世

英

三十二世

拱極

三十三世

庚

三十四世

寅恭

三十五世

真儒

三十六世

庭規七十三世大章八十三世省九十三世恢四十四世

端操一十四世諗二十四世思本三十四世幾四十四世

克常五十四世旭六十四世若虛以侄繼 四十四世璵八十四世

希聖九十四世碩五十五世玄一十五世道民二十五世

公怡三十五世斌四十五世彥緒五十五世仁温六十五世

義七十五世禮八十五世文蔚九十五世時學以侄繼 六十五世

順孫一十六世燁二十六世鏞三十六世銘四十六世

江五十五世世恩六十六世祐七十七世諫八十八世

序六十九世紹慶七十七世

附耿令公言譜題辭

吳公之子偲亦賢人也卒于魯檀弓所謂申祥

之哭言偲者是也偲之子豐豐以下子若孫相

傳俱居虞世代家貌文獻無徵余披其譜亦僅

存其名而已六十二世孫燁燁之子流于紹興

其名庸者仍居虞庸生銘銘生江江生世恩世

恩生祐祐生諫諫生序序生紹慶皆大宗也顧

為族不甚蕃而亦鮮顯德之人僅存不絕之血

胤而已余至虞得福禧逢堯三生俱有美質而

篤于學禧尤稱絕倫焉福禧俱愚之子愚解之  
子解弘業之季子小宗也逢堯庠之子庠志之  
子志震之子震弘業之長子亦小宗也弘業潤  
之子潤欽之子欽則庸之季子燁之孫余在虞  
四年三生斯邁斯征學日益明矣文日益成矣  
顧學非特爲舉業科名之具立身行道希聖希  
天揔之在此三生勗哉吳公崛起荆蠻爲孔門  
上弟三吳學脉開闢一人三生爲而後裔寧不  
念之念之真信之篤行之力吳公其不磨矣勗哉

附取令公訓定言族六禮

一隆祭儀禮莫重于祭查得言氏向有祭田  
三百畝數年以來廟常缺祀今定爲例以春  
秋仲月祭於廟以季春孟冬祭於墓廟祭用  
豕一羊一帛一籩豆各八主祭者前期傳諭  
合族期於某日平明少長咸集于廟鼓樂三  
通登單行禮先瘞毛血次迎神廟門左右各  
一揖用酒灌地還向祖立隨行四拜將爵帛  
饌依次奠訖再四拜將祝帛詣庭焚化轉向

像前四拜畢入寢室行飲福禮序齒坐定命  
年分之卑者爲長舉觶酒數巡宗長卽率衆  
詣祖前四揖畢族衆肅揖而出墓祭用豕羊  
首籩豆各四燕禮亦如廟中

一重嫡派祭莫貴于宗凡祭必以嫡派大宗  
言紹慶主之祭文序慶名爲首另置一單於  
前紹慶奠爵奠帛于此其餘旁支不得以分  
尊而妄行混亂

一定宗綱凡一族之事統在宗子其宗子不  
逮者於合族中不拘尊卑長幼擇一忠厚正  
直孝友無虧可稱族望者立爲宗綱凡出納  
賢否尊祖敬宗須嚴立約束着實體行如有  
徇私不公合族卽另議推舉旣得其人必白  
之縣陳之學告之廟然後任事毋得苟且以  
開廢弛

一均恩澤祭田之設奉宗祀亦恤貧族也查  
得言氏祭田雖有柰何數年來弱者不沾分  
惠今從生負言福等議取其田之肥者四十

畝付紹慶掌管以備祭用再聽不科肥田十畝每年收米堆置磚瓦以備修葺廟宇其餘貧族孤獨鰥寡及有志讀書者均各授田十畝仍着宗長言龍光總管每歲秋成後宗長統率衆孫眼同收租分給不許侵欺顆粒其子孫曾沾祖惠或有恒產爲商賈者俱不准授田或遊佚無度玷及祖宗者亦不准其撥授宗子及聽修廟者宗子與宗綱收掌宗長不得希冀奪收其聽修廟者宗子宗綱尤不得視爲已物大廢大修小廢小修俱要及時灑掃焚香亦不可缺

一明勸懲言氏子孫式微向進者少今子弟中有不孝不友或淫佚者宗綱及其父兄率詣祖前痛加責勉祭之時合族共飭之不悛則舉之學又不悛則呈之縣雖貧不授田仍于家廟中立兩碑書其名東曰勸善西曰懲惡生則刻石沒則載譜及刻後能改者仍誌其美其有玩視宗法徇已滅公者宗綱旣核



其情卽與族衆共刻之石  
一嚴教育子孫之賢由於教育凡有子弟者  
不徒教以詩書須使之習規矩養忠厚服習  
祖宗家法其通章句知文藝者宗綱課其業  
有進益獎以紙筆其有不務實學或習險薄  
者罰跪祖前以儆之甚則朴責并斥其父母  
之縱子爲非者

附褒崇疏

直隸提督學校監察御史臣張鰲山謹

題爲褒崇先賢以隆

聖化事據直隸蘇州府常熟縣儒學申照得自  
古聖賢有功於吾道者必享無窮之報所以  
崇先賢勸後學也切見本縣先賢吳公言偃  
當春秋南壤之產北學中國得聖人之一體  
其遺踪故址載文公朱子鶴山魏公所撰祠  
記俱可考見其嫡派子孫傳衍於本土者至  
今不絕但微弱不振山野鄙朴不稱聖賢之  
胄自古雖有主奉及生員在學亦各老邁物

故近蒙選取嫡派子孫言弘業言鶚等在學  
作養以爲盛舉但揆之當

朝表章先賢之典較之吳公尚有未厭查得宋  
儒朱熹子孫在建寧者蒙

朝特賜世襲五經博士一員奉承祭祀若吳公  
之在孔門雖其傳道之功未及顏孟於朱熹  
意或過之而祠宇僅存苗裔微弱雜居民伍  
乞爲上請於

朝量加 恩廕庶使聖賢之後不至泯滅來學  
有所激勵等因到職臣竊惟太史公記稱孔  
門弟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縣有巷  
名子游橋名文學圖經史載偃之故宅在縣  
治西北而舊井尚存其不絕如綫之緒雖齒  
於編氓而尚有一邑之望宋儒朱熹記子游  
祠云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故德行  
道藝之教行於近而入人者深若勾吳之墟  
尚服要荒鄙朴不文而公生其間乃能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有聖人之一體魏

了翁謂三代典章之遺賴子游以有存且當時論語從難諸賢列子游於文學之科自唐以來列於十哲配享則子游之在孔門視顏曾或不及而視宋時朱熹因典籍以求聖賢之道存著述以啟來學之功則已過之况我朝章表先賢以朱熹輩俱有世襲五經博士則子游之後似亦相應伏望

皇上特

勅談部查照朱熹事例劄行該府勘保言氏嫡

派子孫一人起送赴部除授五經博士之職庶統率宗族世承祭祀仍行比照山東鄒縣孟廟規制改建祠宇使得展盤辟周旋之禮容籩豆噐數之儀庶見先賢之後異於齊民而聖朝之治亦有休焉緣係比例褒崇先賢以隆

聖化事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正德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沈漢謹

題爲崇先賢錄後嗣以隆

聖治事臣聞昔人有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  
功德在人者必求其嗣而奉之政如子文不  
可使無後于魯君子以爲知言又况造斯道  
之闢奧得文學之精華上有以繼夫往聖下  
有以開夫來學其功德出於萬萬者顧使之

無後哉竊照吳公言偃蘇之常熟人圖經載  
之故宅在縣治西北巷名子游橋名文學其  
遺踪故趾可考也勾吳在春秋時目爲區區  
之國荆蠻之邦朴鄙不文尚未與中國通也  
公生其間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中  
國率之得聖人之一體爲孔門之高弟故太  
史公記稱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偃爲吳  
人而魏了翁朱熹亦以三代典章賴之有存  
皆以豪傑之士稱之自是以來東南學者始

知聖賢之道而不惑於他岐彬彬然人才輩出而其後遂甲於天下遡本窮源實吳公用夏變夷之功也微斯人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立萬世之功者必當尊崇其祭祀垂無窮之澤者必當錄用其子孫吳公之功萬世之功也吳公之澤萬世之澤也今其嫡派子孫傳衍於本土者微弱不振下同編氓貧窮不能自立其祠宇僅存則亦規模卑隘日就傾頹弗稱祀事甚非我

國家尊師重道之心崇德報功之典也臣查得  
顏孟朱熹子孫

朝皆錄一人世襲爲五經博士近日御史王完  
又以朱熹子孫在建寧者恩典已隆其在婺  
源者乞再錄廕一人以主祀事節該禮部覆  
題奉

聖旨是朱野淮與做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欽  
此此誠一代之殊 恩曠古之盛典也吳公  
之在聖門方之顏孟朱熹其造請之淺深有

非後學所敢輕議者至論其興起斯文主張  
吾道之功則不敢有所軒輊也今褒崇之典  
獨子游爲不及焉誠

聖朝之闕典也前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張鰲山  
巡歷其地深憫聖賢之後泯沒無聞卽具本  
言之時值

先帝南征武事方殷遂寢不報士林失望每懷  
憮然臣吳人也沐吳公之化爲最深被吳公  
之澤爲甚厚深用愧悚故揭愚衷爲

陛下言之伏乞特

勅談部議處比照顏孟朱熹事例劄行談府勘  
保言氏嫡派子孫一人除授五經博士使得  
世襲以掌祭祀再乞比照山東鄒縣孟廟規  
制改建廟庭務令廣大仍爲量置祭田數百  
畝命主祀者掌之供祀之外其羨餘則周給  
族之不足者用敦禮讓之風以爲士民之望  
夫然則聖賢之後不至下同於齊民而褒崇  
之典真能高出於徃古矣斯文幸甚緣係崇

先德錄後嗣以隆

聖治事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尚書汪浚等

題爲崇先德錄後嗣以隆

聖治事內開看得給事中沈漢題稱吳公言偃乞要比照顏孟朱熹事例勘保言氏嫡派子

孫一人除授五經博士世襲以掌祭祀再乞比照山東鄒縣孟廟規制改建廟庭仍量置祭田命主祀者掌之供祀一節是亦尊師重道之至意所據將言氏子孫比照顏孟朱熹事例世襲五經博士遞難輕議合無候

命下之日劄行該府查勘原祠果係卑隘不堪卽行修葺仍區處祭田一二百畝令其子孫管業以爲祭祀修葺養贍之資有司仍與優免雜差以示

朝廷崇祀先賢之美

八月二十四日覆奉

聖旨是准修葺廟宇量給祭田着他子孫管業  
還優免雜泛差徭